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廿載繁華夢 第二十回 定竊案控僕入監牢 謁祖祠分金修屋舍

話說小廝陳健拿了金器珠石往典肆質銀，被司當的盤問起來，適暗差又至，盤問得沒一句話說。時田姐正在典肆門外，猛然省起，一個男漢，不合典押婦人家的頭面，便趕進典肆裡說道：「這東西是妾來典押的，可不用思疑了。」暗差道：「這等貴重的東西，好容易買得？你是什麼人家，卻從哪裡得來？」田姐聽了，欲待說將出來，又怕礙著主人的名聲，反弄得九姨太不好看。正自躊躇，只得支吾幾句。那暗差越看得可疑，便道：「你休說多話，你只管帶我回去，看你是怎地人家。若不然，我到公堂裡，才和你答話。」田姐沒得可說，仍復左推右搪，被暗差喝了幾句，沒奈何，只得與陳健一同出來，回到口記店門首。那暗差便省得是周家的住宅，只因周庸祐是富埒王侯，責任參贊的時候，如何反要典當東西？迫得直登樓上，好問個明白。偏是那日合當有事，周庸祐正自外回來，坐在廳子上。那暗差即上前見一個禮，問道：「那東西可是大人使人典當的不成？」周庸祐瞧了一瞧，確認得是自己物件，就答道：「怎麼說？東西是我的，只我這裡因什麼事要當東西？你沒睛子不識人，在這裡胡說。」暗差道：「我不是橫撞著來的，在典肆裡看他兩人鬼頭鬼腦，就跟著了來，哪不知大人不是當東西的人家。只究竟這東西從哪裡得來？大人可自省得，休來怪我。」周庸祐聽了，正沒言可說。

那時田姐和陳健心裡像十八個吊桶，魂兒飛上半天，早躲在一處。周庸祐只得先遣那暗差回去，轉進金小霞的房子來，像兇神惡煞的問道：「家裡有什麼事要典得東西？怎地沒對我說？還是府裡沒使用，沒廉恥乾這勾當？你好說！」金小霞聽得，早慌做一團，面色青一回黃一回，沒句話可答。暗付此事他如何懂得？可不是機關泄漏去了？周庸祐見他不說，再問兩聲，金小霞強答道：「哪有這些事，你從哪裡聽得來？」周庸祐道：「你還抵賴！」說了，就把那些珠石頭面擲在桌子上，即說道：「你且看，這東西是誰人的？」金小霞看了，牙兒打擊，腳兒亂搖，暗付賊證有了，認時，怕姓周的疑到有賠錢養漢的事；不認時，料然抵賴不過。到這個時候，真顧不得七長八短，又顧不得什麼情義，只得答道：「妾在夫人府裡，穿也穿不盡，吃也吃不盡，哪還要當東西？且自從跟隨大人，妾的行徑，大人統通知得了，正是頭兒頂得天，腳兒踏得地，哪有三差四錯，沒來由這東西不知怎地弄了出來，統望大人查過明白，休冤枉好人。」周庸祐道：「這東西橫豎在你手上，難道有翼能飛，有腳能行？你還強嘴！我怕要割了你的舌頭。」金小霞答道：「你好沒得說，若是查得清，察得明，便是頭兒割了，也得甘心。我鎮日在屋子裡，像唇不離腮，哪有什麼事幹得來？你也要個主張，好把醜名兒頂在頭上，傳出外邊去好聽？」這幾句話，說得周庸祐一聲兒沒言語。暗付這東西可不是陳健和田姐七手八腳盜了出來，看來都像得八九分。便道：「若不是，便是狗奴才盜去了，我要和他們算賬。」說了，即出房子來，好著找田姐和陳健。

原來田姐和陳健早匿在一處，打聽得周庸祐出來了，田姐即潛到九姨太房子裡，把泄漏的緣故，說個透亮。金小霞道：「你不仔細，好負累人，險些兒就進不開。你好對健哥說，由他認了盜這東西，也不是明槍打劫，不過監禁三五月兒就了事。這時我不負他，暗地裡把回三二千銀子過他也罷了。若不然，大家敗露，將來也沒好處。你快些會，休纏我，怕大人再回轉來，就不好看了。」田姐道：「這也使得，只如何發付我？料大人再不准我在這裡，我如何是好？」九姨太無奈，只得應允田姐，賠補一千銀子。田姐方才出來，對陳健商妥。陳健暗付得回三二千銀子也好，縱不認盜得來，總不免一個罪案，沒奈何只得允了。

少時，周庸祐尋著了田姐和陳健兩人，就報到差館，說道僅僕偷竊主人物件，立派差拿去了。到了堂訊之時，陳健直認偷竊不諱。田姐又供稱是陳健哄著他，是主人當押東西，因男漢不合當押婦人頭面，叫自己跟隨去。當下訊得明確，以田姐被控無罪，陳健以偷竊論監禁六月，並充苦工，案才結了。

那一日，周庸祐回轉馬氏的住宅，馬氏聽得此事結了案，便向周庸祐說道：「許多貴重的頭面，自然收藏在房子裡箱兒櫃兒，好容易盜得去？陳健那個小廝，比不得梳傭僕婦，穿房入室的，九丫頭不知往哪裡去，盜了還不知。你又沒主鬼，總不理理兒，鎮日在外胡撞，弄出這點事，被外人傳將出來，反落得旁人說笑。我早知今年氣運不大好，家裡常常鬧出事，因我命裡八字官殺混雜，又日坐羊刃。今歲流年是子午相衝，怕衝將來，就不是玩的。我曾在太歲爺爺處處作福了，雖我婦人家沒甚緊要，只橫豎是家裡人，但望人憑神力得個平安，只大人你偏不管。今兒鬧出事，雖然是偷竊事小，只閉門失盜，究不大好聽。」周庸祐道：「事過了就罷了，何必介意？」馬氏道：「今齊不好，待明朝，我婦人家不打緊，只大人也要乾好些。前兒拋撒了五房到空門去，就不是事。我曾著容師傳請他回來，他不願，也沒可說。只今還有句話，你自從離了鄉，倒沒有回去。古人說：『富貴不還鄉，就如衣錦夜行。』哪有知得？大人不如趁滿任回來，回鄉謁謁祖宗，拜拜墳墓，好教先人在陰間免埋怨你。」周庸祐道：「這話也說得是，我正要回羊城那裡走走，一來看少西老弟打理得關庫怎麼樣，二來因宅子燒去了，要另尋一間大宅，將來男婚女嫁，或是在省就親，倒有個所在。這時就依夫人說，回鄉去便是。」馬氏道：「宅子不易尋得，你來看有什麼宅子，我們能夠居住。我沒奈何，才遷到這裡，既然大人肯回鄉，我也要同去。因我進門來沒有回鄉，過門拜祖，就少不得的。」周庸祐聽了，點頭稱是。於是著駱子棠管理香港的家事，自與馬氏和香屏三姨太及兒女回鄉，各事都著馮少伍隨著打點，先自回了城。

這時粵海關監督自聯元滿任之後，已是德聲援任，庫書裡的事，都依舊辦去。只二房伍姨太住在增沙別宅，周庸祐與馬氏一千人等，都先到增沙別宅子來。正是一別數年，二房的兒子，早長多幾歲年紀，且生得一表相貌，周庸祐好不歡喜。當下與二房略談過家裡事。到了次日，那些聽得周某回來的，兄兄弟弟，朋朋友友，又紛紛到來拜候。

忙了幾天，就著馮少伍先派人回鄉，告知自己回來謁祖，一面尋了幾號艇，擇日鄉旋。那些談瀛社的兄弟，願同去的有幾人，正是富貴迫人來，當時哪個不識周庸祐？當下五號畫舫，第一號是周庸祐和妻妾，第二號是親串和鄉中出來迎接的，第三號是結義兄弟和各朋友，第四號是家人婢僕，第五號是知己武弁派來的護勇，擁塞河面。船上的牌銜，都是候補知府、盡先補用道、二品頂戴、賞戴花翎及出使英國頭等參贊種種名目，不能縷述。船上又橫旅高豎，大書「參贊府周」四個大紅字。儀仗執事，擺列船頭，浩浩蕩蕩，由花地經蟾步，沿佛山直望良坑村而去。那船隻緩緩而行，在佛山逗留了一夜。那佛山河面原有個分關，那些關差吏役，自然出來款接。次日晨即起程，不多時，早到了良坑，在海旁用白板搭成浮橋，五號畫舫，一字兒停泊。

這時，不特良坑村內老幼男女出來觀看，便是左右村鄉，都引動拖男帶女，前來觀看了。河邊一帶，真是人山人海。周家祠早打掃的潔淨，祖祠內外，倒懸紅結彩，就中一二紳衿耆老，也長袍短褂，戴紅帽，伺候著。選定那日午時，是天祿貴人拱照，金鑼響動，周庸祐即登岸，十數個長隨跟著，十來名護勇擁著而行，陪行的就是周少西、馮少伍，其餘賓客親友，都留在船上，另有人招待。先由鄉內衿耆，在碼頭一揖迎接，也一齊到了祖祠。但見祠前門新掛一聯道：「官聲蜚異國，聖澤拜當朝。」牆上已遍黏報紅，祠內擺設香案。先行三獻禮，祭畢，隨在兩廊會茶。其中陪候的紳耆，俱是說些頌揚話，道是光增鄉里，榮及祖宗。祠外族中子姪，有說要演戲的，有說是風水發達的，有的又說道：「要在祖祠豎兩枝桅桿。」其中有懂得事的，就暗地說道：「他不是中舉人中進士，哪裡要豎起桅桿？」你一言，我一語。又因炮聲、槍聲、鼓樂聲、炮竹聲、人聲喧鬧，哪裡聽得清楚？少時，各紳耆因周庸祐離鄉已久，都要帶在鄉中四圍巡看，此時萬人眼中，倒注視一個周庸祐。他頭戴亮紅頂子，身穿二品袍服，前呼後擁，好不欽羨。其中有想起他少時貧困，今日一旦如此身榮，皆道：「怪得說寧欺白鬚公，莫欺少年窮。」其中女流之輩，就歎道：「鄧氏娘子早歿了，真是沒福！」這都是世態炎涼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周庸祐自巡看鄉中，只見那些民居湫隘，頗覺失了觀瞻。又見鄉人都奉承得不亦樂乎，暗付自己發達起來，原出自這鄉里，且各鄉人如此慇懃，都要有些好意過他。看鄉內不過百來家屋子，就與他建過，只費十萬八萬銀子，也沒打緊。想罷，就對各衿耆說道：「各兄弟如此屋舍，怎能住得安？」衿耆齊道：「我們人家，哪裡比得上大人？休說這話罷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彼此兄

弟，自應有福同享。我不如每家給五百銀子，各人須把屋子從新築過，你們還願意否呢？」各人齊道：「如得十大人這般看待，就是感恩不淺，哪有不願意的道理？」周庸祐大喜，便允每家送五百兩銀子，為改建屋宇之用，各人好不歡喜。行了一會，再回自己的屋子一看，這時同房的兄弟，又有一番忙碌。他的堂叔父周有成，先上了香燭，待周庸祐祭過先祖，然後回船小憩。一面又令馬氏及隨回的姬妾，登岸謁祖。因馬氏過門後，向住省港，未曾回鄉廟見，這回就算行廟見禮。

當下即有許多孀娘姑嫂，前來迎接。但見馬氏登岸時，頭上那只雙鳳朝陽髻，髻管是全金，滿綴珍珠；釵兒鑲顆大紅寶石；簪兒是碧犀鑲的，兩旁花管，都用珠花綴成；兩耳插著一雙核子大的鑽石耳塞兒；手上的珠石金玉手觀，不下六七雙；身穿荷蘭緞子大褂，扣著五顆鑽石鈕兒；下穿百蝶裙，裙下雙鉤，那幫口花兒，也放著兩矚鑽石；其餘頭面，仍數不盡。就是各姬妾的頭面，也色色動人。鄉間女兒，從不曾見過，都哄做一團議論。十來名梳傭美婢隨著，先後謁過家廟祖祠，然後回船。是晚良坑村內，自然大排筵席，老老幼幼，都在祠內暢飲，自然猜三道四。忽聽得一派喧鬧之聲，直擁進祖祠裡來。正是：

方宴祠中敦族誼，陡驚門外沸人聲。